

最值得阅**读**的文学风景 最值得**品**味的文学盛宴
中国惟一由十位大家名家共同举荐的文学年度选本

2004年



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选



十位名家举荐
文学观察书系

短篇小说卷

主 编 / 李敬泽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策 划 / 韩作荣 刘铁巍
统 筹 / 肖复兴

十位名家举荐
文学观察书系

2004年
文学精品

短篇小说卷

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

主 编 / 李 建 伟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4 年文学精品·短篇小说卷/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.
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2004
(文学观察书系)
ISBN 7-80587-728-9

I. 2... II. 人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8573 号

书 名 2004 年文学精品 短篇小说卷

作 者 人民文学杂志社 编选
责任编辑 刘铁巍
封面设计 伊 人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dhwycbs.com> E-mail:dhwychs@sohu.com
邮购电话 (0931)8773235 传真 (0931)8773235 8773238
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0.125 插 页 2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3,000
书 号 ISBN 7-80587-728-9
定 价 18.3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编 选 说 明

这是一套四卷本的年度文学精品选集，分为中篇小说卷、短篇小说卷、散文卷、诗歌卷，由人民文学杂志社编选，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为了和其他选本有别，使这套书更具权威性，编者特邀国内十位著名的作家、批评家和教授举荐，倾编辑部所有力量披阅数以万计的作品，分工负责，最后以集体讨论的方式确定各卷篇目，旨在披沙拣金、存真去伪，遴



选出真正具有创造力和艺术品格、既有丰盈的感性又有理性深度的佳作,聚集时代的精神能量,使这些精美的作品脱颖而出,并得以流传。

这套年度文学精品选集,由韩作荣、刘铁巍策划,由肖复兴统筹。在具体编选过程中,中篇小说卷由程绍武负责,短篇小说卷由宁小龄、杨泥负责,散文卷由陈永春、李平负责,诗歌卷由商震、朱零负责。

各卷主编分别为——

崔道怡 主编中篇小说卷。

李敬泽 主编短篇小说卷。

肖复兴 主编散文卷。

韩作荣 主编诗歌卷。

作品的编排,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,诗歌卷则以姓氏笔画为序。

人民文学杂志社

2004年11月

目
录

- 001 董立勃·兄弟
019 薛 荣·蛛丝马迹
032 李 锐·寂静
038 潘向黎·白水青菜
052 苏 童·手
066 麦 家·两位富阳姑娘
081 王小平·纽约奇遇记
102 皮 皮·一群孔雀
118 李 铭·幸福的火车
136 戈悟觉·别墅女人
157 王祥夫·一丝不挂
169 陈希我·我疼
188 张 楚·长发
204 迟子建·采浆果的人
223 黄咏梅·勾肩搭背
242 铁 凝·小嘴不停
252 孙惠芬·狗皮袖筒



目
mu lu
录

- 272 阎连科·柳乡长
288 须一瓜·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
309 莫言·月光斩





兄 弟

董立勃

乔是个南方人，曹是个西北人。解放兰州时，大部队整编把他们整编到了一个排。打马步芳时，乔只顾对付面前的一个匪徒，没有想到从身子后面又冒出来一个，举着马刀朝着他的后脑勺劈下来，正好被站在不远处的曹看到并及时扣动了扳机。乔提着带血的刀走到了曹的跟前，对曹说，不是你，我的命就没了。这一仗打完，乔立了功被提升成了排长。曹向乔祝贺，请乔喝酒。曹爱喝酒，身上什么时候都揣着一瓶酒。乔喝酒不行，喝了一点，就有点醉。可乔不说醉话，乔对曹说，这一辈子，除了你，我不再有兄弟了。

再后来，从星星峡打到了新疆的巴里坤，最后一仗是和乌斯满干的。乌斯满是被活捉了，可曹的马却让手榴弹炸死了，曹自己也负了伤。乔从马上下来，把曹扶到他自己的坐骑上，牵着马儿一直翻过冰大坂，乔的双脚被皮靴子磨破了，流出了血。到





了野战医院把曹送上手术台，做完手术的医生走出帐篷对守在门口的乔说，再晚半个小时他的命就没了。这个话当然医生也会对曹说。曹的伤好了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找乔喝酒。曹的酒量很大，可那天还是喝多了。可曹不说酒话，曹说得激动了，眼泪好像就要掉下来。曹说了什么，想也想得出来。

没有仗打了，部队又去种地，骑兵连变成了开荒营，乔又当上了营长，乔和别的当兵的有点不一样，乔当兵前读过几年书。不像曹，斗大的字不认一筐。乔问曹想不想当个连长，曹说不想当。乔又问曹想不想当排长，曹还说不想当。乔问曹到底想干点什么，曹说就让他去喂马吧。曹说他从小就喜欢驴马这些畜生。乔就让曹去喂马了。

在别的地方，马夫的位子要多低就有多低，可在这个地方，曹的位子可一点儿也不低。每过几天，乔都会来马号一次和曹喝酒聊天。乔是营长，想请乔喝酒的人很多，但乔一般都不去。可只要曹喊乔来喝酒，乔再忙，也不说一个不字。要是曹隔了天数多了不喊乔，乔还会自己去找曹，让炊事班炒好菜送到马号去，和曹喝酒。在别人面前，乔有点官的架子，可在曹面前，乔没有一点官架子。

除了喝酒外，他们还要去打猎。别人的枪都收了，都放进仓库了。可枪库的钥匙在乔手里。乔的手痒痒了，就进去拿上两把枪出来，一把自己拿着，一把给曹拿着。当然一看到枪，曹就知道乔要做什么了，马上就把跑得最快的马牵出来。

这个地方，过去没有人，到处是大片的原始荒野，飞禽走兽很多。他们的枪法也好，每次出去回来，都会驮满马背，自己吃不完，就拿到伙房，让炊事员做给大家吃。大家也很高兴，一看到营长乔和曹骑着马背着枪往野外去，就知道又要改善生活了。

一个连长，新来的，到马号要马骑。说话有点狂，喊曹不喊姓不喊名，直接喊喂马的，曹一听，就不理他。连长就火了，心想一个马



夫也这么横，还得了。这里还是部队的编制，等级很分明。连长就想收拾曹，让曹马上向他立正道歉，不然的话就关曹的禁闭。曹不但不立正，还朝着他的脸上呸了一口唾沫。连长急了，顺手用马鞭子抽了曹一下。没想曹更火了，竟抡起了铡草用的大铡刀，去砍连长。连长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马夫能这么厉害，被铡刀追得没处躲了，就躲到了营部。连长把乔喊出来了，让乔好好收拾收拾这个马夫。

结果不用说，乔不但没有收拾曹，连曹一个不字也没有说，反而让连长向曹道歉。这事传开后，可以想想，在这个地方，还有谁敢和曹有什么过不去。借给他们一个胆子，也没有人敢。

来了好多女人，上面分来的。说是来开荒的，其实就是给这些开荒的男人当老婆的。都知道，只是没有说得那么明白。这些女人来了，也全都归乔管。一来就给她们开会，乔让老兵们给她们上课，讲他们为解放全中国勇敢战斗的故事。一是教育她们提高革命思想觉悟，二是让她们增加对老兵们的情感。同样也是给老兵们一次接触她们的机会。

乔让曹上去头一个讲。曹说我不会讲不去讲。乔说你不讲怎么认识她们，她们又怎么认识你。曹想想乔说得有道理，再说了打过仗的人连死都不怕，还怕讲人话吗？曹就带了一瓶子白酒上去了，喝一口，对着下面的女人们看一会儿，看一会儿，再说几句。就这么喝一口看一会儿再说几句，不到一个小时，曹就醉了。只是不知是真喝醉了，还是看醉了。反正，女人们听着听着，听不到声音了，看着看着，看不到人了。曹整个人软成了一堆泥，顺着凳子滑到了木头桌子下面。

再一同喝酒，乔和曹的话题，和以往喝酒时完全不同了。乔问曹，哪一个？曹想了一会儿，曹说，真有一个。乔说，哪一个？曹说，那个圆脸梳大辫子的。看来，那天曹醉了，不全是酒。而且，醉了，也没有耽误事。





曹没有说出名字,只说了长相,乔就知道说的是谁了。男人看女人,没办法,一群女人,不管有多少个,男人几乎一下子就能把其中那个最好看的找出来。这些女人一下车,乔头一看,就看到了曹说的这个女人。

女人叫菊。笑起来,脸蛋子像朵菊花。

乔朝着曹的胸上捣了一拳,说,兄弟,行啊,好眼力。

女人还没有到时,乔就想好了,一定让曹先挑,一定要让曹找上他最喜欢的女人。说真的,一看到菊,乔的心也动了一下。只要是个男人,都会心动,乔不能例外。可乔没有忘记自己的发誓。他先来问曹。他要看看曹怎么说。说真的,他想让曹说到菊,又有点不想让曹说到菊。

不过,这会儿,听到了曹说到了菊,乔也就不想那么多了。

乔对曹说,我来安排,你就把菊娶上吧。这样说时,乔的样子,当然很高兴,可心里不能没有一点酸溜溜。

菊走向马号。菊的前边,走着乔。乔说,跟我去一趟马号。菊说,好。菊知道乔是谁,知道在这个地方,乔让她做什么,她都要说好。

到了马号。乔让菊坐下了。乔还站着,乔对菊说,这是老曹,和他好好聊聊。说完,乔看着曹,乔笑了笑,曹也笑了笑。好像在他们之间,完成了一个很开心的游戏。

乔走了。

曹问菊,你最喜欢的男人是谁?

菊低着头,不说话。

曹又问,你最喜欢的是不是我?

菊还低着头,还不说话。

曹又问,我再问你,刚才送你来的那个男人,和我比起来你更喜欢谁?这回你不能不说。

菊还低着头,可菊说话了。菊说,我不说。



曹问,你为什么不说?

菊说,我说了,你会生气。

曹说,你说,你说什么,我都不生气。

菊抬起头,菊的脸真的很好看。菊说,我说了,你可不能生气。

曹说,我不生气。曹不是个很笨的人,其实曹已经知道菊会说什么了。可曹还是想亲耳听到菊说出来。

菊说,我更喜欢他。

菊说完,马上脸红红地把头低下去,不敢去看曹的脸。她想曹的脸这会儿肯定会变得比锈铁板还要难看了。

菊并不知道,曹说不生气,就不生气,不但不生气,还非常的高兴。那高兴不是装出来,是真的打心眼里高兴。菊这会儿,要是能抬起头,看看曹的脸,她一定不会相信那张脸上的表情是真的。

过了好些天,菊想起了这个事,问乔,曹为什么会这样?这时的菊像一只小鸟一样偎在乔的怀里,任乔的手在身上滑来滑去。乔说,这是男人间的事,你不懂。

那天,乔回到营部,心情并不那么好。后来,看到曹推开营部的门走进来,看到曹满脸是笑,他的心情有点更坏。他不得不去想该如何给曹办理婚事。所以他听完曹高兴地把事情的结果告诉他后,他不能不看着曹发呆,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了。

曹说,把我当兄弟,这个事就这样了,你什么也别说了。

可乔不能不说。乔说,你怎么办?再挑一个?

曹说,这个事,凑合不得。

乔说,再没有你喜欢的?

曹摇摇头。

乔说,还有,上面说了,每年都有一批。

曹说,我不着急。

乔说,每一批,你头一个挑。

曹说,你不让我挑都不行,你想和我争,也没有资格了。





这一说,乔和曹就都笑了。

乔说的没有错,果然这一年以后,每年都有一批。曹说了,我也没啥个高要求,就像菊那样的就行了。乔说,不能比菊差,只能比菊强。比菊差了,你愿意,我还不愿意呢。

只是乔和曹都没有想到,来一批,去见了,见过后,却半天不说话。曹说,没事,等明年吧。乔说,我看,就等明年吧。

这一等,等到了乔的儿子落地了,等到了乔的儿子会喊爸爸了,见了曹也会喊伯伯了。曹比乔只大几个月,大一天也是大,乔就让儿子喊曹喊伯伯。

乔急了,到场部开会,见了政治部管人事的,冲着人家发脾气。问是不是对开荒营有意见,要不怎么分去的女人全那么难看。听乔这么说,管人事的干部看看乔,说,你不是有媳妇了吗,你着什么急?乔说,我是为我们兄弟着急。干部又说,行了吧,别挑了吧,这年头,能有女人分给你们就不错了。再说,你们那里又不是文工团,要那么漂亮的女人干什么?别是想自己搞腐化吧?听到这话,气得乔真想给这人事干部一耳光。

乔在床上,在菊身上快活。有时,正快活着,想起了曹,那快活就不那么快活了。

睡着了,竟梦到了自己领了个女人,好看得不行,送到了曹的身边。把曹乐得一下子扑上去,当着自己的面,就和那女人快活起来。看着曹这样子,乔真比自己快活时还高兴。醒了,想这个梦,就睡不着,起来抽烟。

再见到曹时,看到曹脸上的皱纹又多了,又深了。看曹,再看乔,怎么也看不出是同年,看着曹要比乔大七八岁还要多。乔想,要是当时曹娶了菊,曹看上去,一定会比现在年轻许多。

乔想给曹说,其实天一黑,灯一拉,被子一盖,女人长得什么样



子,就没有多大作用了。乔还想说,再好看的女人,娶到了屋子里,白天黑夜看,也会看烦了,也看不出比别的女人好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乔全想好了怎么说,可真见了曹,乔就说不出来了。

乔就另想了些点子,故意派些还没有成家的女人去马号干活。想着看能不能接触多了,和其中哪一个有了意思,包括干出点什么也很好。

干活的女人去了一个又一个,回来后说到曹,全说这个人很奇怪,见了她们全吊个脸子,好像她们欠了他钱似的。还说,这个人死板得很,连个玩笑都不让开,也开不起,一开就翻脸。比如,人家说,老曹你想不想女人?曹就说,我想你妈。

这些话,传到乔耳朵里,乔苦笑着摇摇头,也就没心再往马号派女人去干活了。

又过了些日子。

曹来找乔,说有事要给乔说。曹的样子,很兴奋,树皮一样的脸上,好像放出了光。乔想不出有什么事会让曹这样。

曹说,我看上了一个人。

乔说,什么人?

曹说,你当是什么人,当然是女人啊。

乔有点不明白,年初时来了一批女人,乔让曹全看了,一个也没有落下。当时曹说全没看上。这会儿怎么又有看上的了。

乔说,你不是看过了,说没有看上的吗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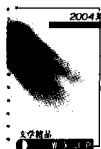
曹说,我说的女人不是那一批里面的。

乔一脸没有听懂的样子。

曹说,你看你,你怎么能忘了,前几天你去场部,坐在你的马上,和你一块来的那个。

乔听明白了。





也是去开会,开完会,人事干部喊住他,说给他们分了一个人。乔问,什么人?人事干部说,是个学生。乔说,我们要学生干什么?人事干部说,你这个当营长的,怎么一点眼光都没有。这学生是师范学校毕业的,去给你们的孩子当老师啊。乔一听,赶紧说,我要,这样的人,我们要。人事干部说,这样的人,到处抢着要,分给你们一个,是照顾你们了。乔说,谢谢组织的关心。

乔去领人,一看到人,乔有点发愣。乔并没有去想会分给一个什么样的学生,人家是来教咱们孩子的,长什么样不重要。可这个学生的样子还是让他有点吃惊。是个女学生不说,还长得那么好看。说菊好看,可菊的好看,和人家不能比。一看人家,你只会想,这人不是从哪个城镇哪个村子来的,她是从天上的白云里飘落下来的。

不光人长得好,也懂事。乔让她骑在马上,乔牵着马在路上走。走了一会儿,她不干了,说不能这样,要么她下来,和乔一起走,要么,乔也骑到马上去,一块儿走。没有办法,乔只好骑到马上去,让她坐到他身后,往营地走。女学生身上有股味,从来没有闻到过,好闻得很。

从场部到开荒营,这一段路,平常走,总觉得很长,走老半天也走不到,可这一次,好像很短,走了不大一会儿,就走到了。

乔问她叫什么名字。

她说她叫肖。

知道曹说的是谁,乔并没有马上跟着叫好。不是乔有什么更多的想法,是乔压根儿就没有往这方面想过。不错肖是个学生,可也是个女人,可肖和以前来到这里的女人不一样,肖不是来给这里的男人当老婆的,肖是来给这里的孩子当老师的,按过去的说法是来当先生的。所以乔只想着把肖安排到幼儿园,再没有往别的地方想。



倒是曹这么一提醒，让乔去想肖另一个身份了。是啊，不管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是来做什么的，肖首先也是个女人啊。肖的脸很光滑看起来很年轻，可肖的身子也发育得很好，像一个到了季节的水果完全成熟了啊。这么一想，曹兴奋地跑来找他说出那么一番话，也就没有一点奇怪了。

乔对曹说，她是老师。

曹说，老师就老师，她不管是啥，我都愿意。

乔说，她看起来年纪很小。

曹说，可她看起来很有女人味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曹总是在清晨和太阳快要落山时，蹲在一个沙土丘上，他的嘴半张着好像随时要吞咽什么，死盯着营部操场上的一片空地。

空地上这会儿一点儿不空，一群男男女女的孩子正在做游戏，他们的叫声和笑声像鸟儿一样在天空中灿烂地飞扬。别的人看到曹坐在那里看，以为他是被那天真活泼可爱的孩子吸引，只有乔知道曹其实对这些孩子一点儿兴趣也没有，他的眼睛里这会儿只能看到一个人。带着孩子们做游戏的肖老师也像一个孩子一样，欢快地跳跃。动作是一样的，可身体展示出的具体姿态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乔也看了一会儿，乔看了也不能不说好看，真的太好看了。

乔看着肖，乔在想，我怎么给她说？

曹看着肖，曹想起了一句中国的老话，赶得早不如赶得巧。

我们的故事说到了这里，再往下说，有点不好办。在这个故事发生了差不多有半个世纪后，我来到了这里，我从这里的老人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后半部分的不同版本。由于版本从根本上不同，我无法把它们综合处理成一个版本。同样，以我的经验也不能断定哪





一个版本更真实更可信。没有办法,只好把这两个版本都写出来,让看到这个故事的人自己去判断。

先来说第一个版本。先说它并不意味着什么,只是个顺序,没有别的意思。

乔去找肖,给肖说了,说有个男人想娶她。肖问是谁,乔说,就是那个天天蹲在土包上看你的那个男人。肖说,那个男人不是个老头吗?我还以为他的孩子在里边呢。乔说,他一点儿也不老,他只比我大几个月。肖说,那他可比你老多了。

乔说,这个事,你是不是想想,他得过不少英雄勋章。肖说,听说你经常出去打猎,能不能也带我去一起去。乔说,那没有问题,明天我就可以带你去。肖说,太好了,那明天就去。

乔心里想,看来肖现在不愿意说,那就等到明天去打猎时,再对她好好说说。

曹很着急,等太阳落下了,他走下土坡,就去找乔,问乔说了没有。乔说,说了,她还没有表态。乔说,明天我带她去打猎,再给她说说。曹说,也是的,她这样的女人,当然要有个架子了,怎么可能一说就行呢。

曹知道,只要乔帮他,肖早晚会是他的老婆。

那天乔带肖去打猎,去了一天,到天黑才回来。乔把马往马号牵,看到曹站在离马号老远的桥上等着他。乔见了曹,乔说,肖说了,还要再想想。曹说,想想,有什么可想的,真是太麻烦了。乔说,有文化的女人就是这样。

又过了几天,乔又带着肖出去打了两次猎。曹还是问乔,肖想好了没有。乔说,还没有。乔让曹再等等。曹想想也有道理,他想起了中国一句老话,心急吃不上热豆腐。再说了,已经等了这么几年了,再等几天又有什么呢。

曹对乔说,这样吧,哪天我去搞几只野鸡来,你带肖到我这里

